

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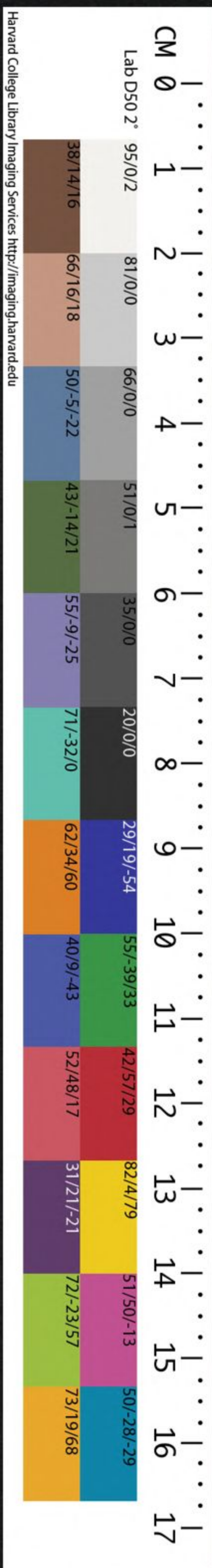
卷九十八之一百



2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楚也僭晉時以武進之
東城爲蘭陵郡縣遂爲蘭陵人父承之常隨宗人蕭思
話征伐久乃得爲其橫野司馬以軍功仕劉義隆位至
右軍將軍道成少好武事初從散冗每克征役前後爲
討蠻小帥以堪勤劇見知思話之鎮襄陽啓之自隨任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以統戍稍遷左軍中兵參軍每在疆場擾動邊民曾至
談堤大敗而走劉駿時閒關僞職至建業令駿死子業
以爲後軍將軍直閣子業死劉彧除右軍將軍時子業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等並舉
兵彧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
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雲生皆棄郡奔走時徐州
刺史薛安都遣從子索兒率銳衆渡淮徵道成拒焉以
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勛遣臨川內史張
淹自東嶠入規欲擾動三吳劉彧遣道成率三千人統
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彭城

劉彧以道成爲冠軍將軍督諸軍事假節戍淮陰彧死
子昱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
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參掌朝事尋解衛尉加侍
中戍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王道隆等爲名治嚴數
日便率大衆席卷而下道成等率衆拒戰事平以道成
爲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鎮軍將
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如故後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
劉昱凶虐日甚道成與直閣王敬則昱左右楊玉夫同
謀殺昱迎弟準立之改年爲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
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

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五千
戶給班劍三十人又進督豫司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
舉兵討道成道成率衆入鎮朝堂司徒袁粲先鎮石頭
據城與尚書令劉秉前湘州刺史王蘊謀討道成密信
要攸之速下將爲內應不克粲與子最俱死秉父子踰
城走於額檐湖王蘊走向鬪場並見擒攸之至于夏口
敗走與第三子中書郎太和單騎南奔華容縣俱自縊
死道成又爲太尉增封三千戶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
入殿道成將有大志準侍中王儉請閒勸之道成曰卿
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啓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諷動

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
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劍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
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至諸王上加相國綠
綬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於是建
齊臺置百官以東府爲齊宮又增封十郡進公爲王尋
僭大號封其主劉準爲汝陰王未幾而死於是高祖詔
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操三將出廣陵河

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壽春以討之元操等攻其馬頭成
剋之道成遣其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荏眉成詔遣尚
書游明根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三將出朐城將
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漣口將軍封
延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道成梁州刺史
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率衆寇武興關城氏帥楊鼠擊
破之叔保還南鄭梁郡王嘉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
於朐山下蔡成主棄城遁走又詔昌黎王馮熙爲西道
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
東出鍾離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破之道成豫州

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梁郡王嘉大
破道成將俘獲二萬餘口送京師道成遣後軍參軍車
僧朗朝貢先是劉準遣使殷靈誕荀昭先未反而道成
僭立及僧朗至朝廷處之靈誕之下僧朗與靈誕競前
後降人解奉君遂於朝會刃僧朗詔加殯斂送喪令還
道成死

子曠僭立改年爲永明曠遣其驍騎將軍劉纘前將軍
張謨朝貢八年又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司馬憲兼員外
散騎侍郎庾習朝獻九年遣輔國將軍劉纘通直郎裴
昭明朝貢十年又遣昭明與冠軍參軍司馬廸之朝貢

隋書卷九十九 列傳 四
隋初爲太子時特奢侈道成每欲廢之賴王敬則和諧
隋性貪恠常謂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貧隋嘗至其益州
刺史劉俊宅晝臥覺俊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愛姬執
金澡灌受四升以克沃盥因以奉獻隋納之其好利若
此隋遊獵無度其殿中將軍邯鄲起上表諫隋殺之十
三年遣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效朝貢十四
年隋巴東王子響殺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謀殺隋
遣丹陽尹蕭順之討殺之十五年二月遣員外散騎常
侍裴昭明員外散騎侍郎謝竣朝貢九月又遣司徒參
軍蕭琛范禎朝貢十六年復遣琛與司徒參軍范雲朝

貢又遣車騎功曹皮華南豫州別駕何憲朝貢十七年
隋雍州刺史王奧與南蠻長史劉興祖論衆罪隋以興
祖付獄令送還建業奧輒於獄殺之而云自死隋怒遣
其直閣將軍曹道剛梁州刺史曹虎收奧奧閉門拒戰
司馬黃瑤起於城內起兵攻奧殺之奧子祕書丞肅肅
弟秉來降隋子長懋死立其孫南郡王昭業爲太孫
遇疾暫絕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內昭業未入中書郎
王融戎服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
隋旣蘇昭業入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隋死
昭業立十數日收融付廷尉殺之昭業生而爲其叔子

良所養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通密就富商大買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閣與諸小人共至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便卽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牋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昭業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爲大物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也數日仁祖天翼皆自殺昭業父

長懋自患及死昭業侍奉憂哀號毀過禮及還私室與所親愛欣笑酣飲備諸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截壁爲閤於母房內往何氏閒每入輒彌時不出蹟至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蹟自下輿抱持之寵愛隆重初昭業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死謂由楊氏之力加倍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在東宮蹟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蹟早死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遶之蹟謂其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已來一委宰相汝

多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臨死執昭業手曰阿奴若
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而死于良時在中書省昭業疑
畏使虎賁中郎將潘淑領百人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
大斂之始呼贖伎人備舉眾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
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固乞留過贖葬
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贖所起招婉殿以
殿材乞閹人徐龍駒造宅於其處爲馬埒馳走墜馬面
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
贖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入閣便於
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

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忽忽邪坦之曰此政當是
內人哭聲響徹耳自贖葬後昭業微服而出遊走里市
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藝擲塗賭跳放
鷹走狗諸雜狡獪日日輒往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
於尚書令蕭鸞初蕭贖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齋庫亦出
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
皆賜與左右厮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
常著紫綿紅繡雜衣或錦帽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
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諂諛爲事昭業甚悅
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

門衛莫敢訶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姦邪以取容媚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龍駒置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畫勅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蕭鸞初令衛尉蕭湛征北諮議蕭坦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語於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

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事自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勅原之已行刑矣益州刺史劉俊罷任還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俊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淫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

鸞立其弟昭文自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劔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以兵五千人出鎮東城殺其鄱陽王鏘隨

王子隆遣中護軍王玄邈殺昭文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豫州刺史王廣之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又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鈇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鑑鸞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劔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戶使持節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又殺昭文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廬陵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乃廢昭文爲海陵王尋死鸞僭立焉

鸞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寵愛之過於諸子蕭贖末爲尚

書左僕射甚親委之贖死遂秉朝政既殺昭業專權酷暴屠滅贖等子孫既而自立時太和十八年也號年建武其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瓌之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時論者謂薄義之由實自鸞始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高祖詔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車駕南伐十九年鸞龍陽縣開國侯王朗自渦陽來降左將軍元麗大破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蠻車駕濟淮幸八公山巡淮而東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乃詔班師遣使臨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 九
江數鸞罪惡鸞殺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真二十一年車駕討鸞鸞前將軍韓李萬弋陽太守王嗣之後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大破鸞軍於江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車駕遂巡沔東而還鸞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戍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又剋新野城斬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鸞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戍主輔國將軍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及直閭將軍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並委戍走擒瑤起鮑舉鸞又殺其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

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車駕幸南陽進攻宛北城拔之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以城降又大敗鸞平北將軍崔慧景黃門郎蕭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鸞憂怖遂疾甚乃大赦改年爲永泰其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將以誅鸞鎮北諮議謝朓敬則女夫也告之敬則敗而死鸞死子寶卷僭立二十三年春寶卷改元爲永元遣其太尉陳顯達率崔慧景攻馬圈城詔前將軍元英討之寶卷遣將寇順陽詔振威將軍慕容平城率騎討之顯達攻陷馬圈城車駕南伐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

顯達戰敗潰圍夜走斬其左軍將軍張子順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等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寶卷昏狂政出羣豎其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不克見殺并殺其右僕射蕭坦之左衛將軍曹虎領軍將軍劉暄尋殺司空徐孝嗣左僕射沈文季前撫軍長史沈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襲建業不果而死景明初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寶卷遣其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步道伐壽陽頓軍小岷詔遣軍司李煥及統軍奚康生楊大眼等率衆入壽陽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率步騎十萬赴之寶卷遣將胡松李居

士率衆萬餘屯死虎陳伯之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春勰肅大破之斬首萬數陳伯之又寇淮南勰破之肥口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劉元超於長風寶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諸軍自廣陵水路欲赴壽陽慧景見寶卷狂虐不復自保及得專征欣然卽路慧景子覺時爲直閣與之密期慧景至廣陵覺遂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便回軍還時廣陵闕鎮司馬崔恭納之因率衆濟江遂攻建業寶卷嬰城自守寶卷豫州刺史蕭懿擊破慧景擒殺之慧景旣死寶卷便自得志無所忌憚日日出遊愛幸茹法珍梅虫兒等及左右應勅捉御刀

之徒並專國命民間謂之刀勅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此諸家與之讌飲此等每有吉凶寶卷輒往弔慶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所往之處既無定所官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面人南出驅北面人旦或應出夜便驅遣吏司奔馳叫呼盈路老少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輿去之其有無人輿者匍匐道側主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還宮之時常至半夜左右輒入富室取物蕩盡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守視及家人還鼠食敬賓兩眼都盡如此者非一寶卷酷亂逾甚其尚書令蕭

然雖有大勳忌而殺之并殺其弟衛尉卿蕭暢世宗詔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萬人圍寶卷輔國將軍北新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剋之擒景略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據襄陽舉兵伐之荊州行事蕭穎胄應衍三月穎胄叛寶卷以南康王寶融爲天子於是寶融僭卽帝位穎胄爲侍中尚書令衍爲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征東大將軍使持節如故穎胄請封寶卷爲虞陽縣侯寶融不許又封涪陵王穎胄監八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假衍黃鉞蕭衍軍至沔口郢州嬰城自守寶卷又殺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秀黃門郎蕭寅寶卷

昏暴日甚內外不堪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等於石頭
迎寶卷弟寶夤率城內文武向其臺城百姓空手隨從
者萬數會日暮城門閉不剋衍兵至建業所在棄寶卷
降之衍兵入宮寶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
及睡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闔人禁
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也直後張齊斬首
送衍衍追封東昏侯廢其皇后太子爲庶人衍殺寶卷
弟湘東王寶晳衍又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松桂陽
王寶貞其建安王寶夤來奔尋逼寶融禪位於已封爲
巴陵王宮于姑熟寶融尋暴死

島夷蕭衍字叔達亦晉陵武進楚也父順之蕭蹟光祿
大夫衍少輕薄有口辯歷王儉衛軍府戶曹屬累遷爲
蕭鸞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南伐
詔諸軍圍襄陽衍時率衆來援爲武衛將軍宇文福所
破單騎走免蕭鸞末出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鸞死子
寶卷立殺衍兄懿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西上
聲云之郡實令襲衍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殺景明
二年衍乃與穎胄推寶卷弟荊州刺史寶融爲主號年
中興舉兵伐寶卷其年十二月剋建業殺寶卷及其妻
子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邑萬戶

三年又自爲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王衍尋僭立自稱曰梁號年天監五月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衍大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郝菩薩送京師衍又遣將張囂寇揚州州軍擊破之斬二千餘級四年三月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衍陰山戍破之斬其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攻白藁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吳道爽等獲數千級衍又遣其徐州長史潘伯憐屯軍淮陵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又據九山澄遣軍並擊破之斬伯憐擒明素衍將吳子陽寇白沙中山王英大破之擒斬千數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

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陳虎牙來降正始元年正月衍將趙祖悅屯據東關江州刺史陳伯之擊破之二月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中山王英圍衍鍾離衍遣冠軍張惠紹率衆軍送糧於鍾離任城王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邀擊於邵陽大破之生擒惠紹并其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等十將斬獲數千級惠紹衍舅子也衍乃移書求之朝議欲示威懷遂聽惠紹等還三月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八月英又攻衍義陽克之破衍將馬仙琕擒其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九月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

之遣使內附十二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據漢中內附詔尚書邢巒率衆赴之二年四月巒頻破衍軍遂入劔閣執其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巒又遣統軍王足破衍諸將斬其輔國將軍馮文豪等六月衍遣將王超宗寇邊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斬三千級七月王足又大破衍衆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王明達等三十餘將俘虜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刺史揚公則率衆寇壽春揚州刺史元嵩擊破之斬獲數千級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河南城平南將軍陳伯之擊義之平南將

軍楊大眼擊茂先並六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俘斬二千茂先逃潰追奔至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衍將蕭昞寇淮陽張惠紹寇宿豫蕭密寇梁城韋叡寇合肥平南將軍奚康生破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敖入寇陰陵中山王英大破之斬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衍又遣將桓和屯孤山冠軍將軍桓方慶屯固城龍驤將軍矯道儀屯蒙山八月安東將軍邢巒擊桓和破之將軍元常攻克固城統軍畢祖朽攻克蒙山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餘衍又遣張惠紹屯宿豫蕭昞屯淮

陽九月都督邢巒大破之斬其大將藍懷恭等三十餘人惠紹蕭昉並棄戍南走追斬數萬級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密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等屯據梁城中山王英大破之密等棄城泝淮東走追奔至於馬頭衍冠軍將軍馬頭戍主朱思遠棄城走擒衍將三十餘人斬獲五萬有餘十月衍征虜將軍馬仙理率眾三萬寇義陽郢州刺史婁悅以州軍擊走之永平元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據州反叛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書邢巒率騎討之巒攻克懸瓠斬早生擒苟仁俘衍眾三千餘人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書董

紹銜詔生懋紹爲早生所執送之於衍衍乃厚資遣紹令奉書朝廷請割宿豫內屬以求和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雖款順而不稱藩詔有司不許十二月衍寧朔將軍張凝等率眾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將馬仙理據金山郢州刺史婁悅擊走之二年正月中山王英攻克衍長薄戍殺傷數萬仍攻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瓮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又進攻黃峴西關衍將軍馬仙理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走四年春三月衍琅邪郡民王萬

壽等斬行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昫山戍主
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以城內屬徐州刺史盧昶遣兼
郟城戍副張天惠率衆赴之而行郁洲已遣二軍以拒
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昶仍遣琅邪
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行又遣將張稷馬仙理等攻圍
文驥詔昶率衆赴之而文驥以糧盡降行昶遂失利而
還延昌二年二月郁洲徐玄明斬送行鎮北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三年六月行遣衆寇九山
荊州刺史桓叔興大破之斬其虎旅將軍蔡令孫冠軍
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四年二月行寧州刺史

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熙平元
年正月行遣其恒農太守王定世等寇邊都督元志破
之斬定世悉俘其衆行豫州刺史趙祖悅率衆數萬偷
據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鎮軍將軍李平討克之斬祖
悅傳首京師行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刺史傅豎眼討
之斬其將任太洪齊遁走初行每欲稱兵境上闕伺邊
隙常爲諸將摧破雖懷進趣之計而勢力不從遂於浮
山堰淮規爲壽春之害肅宗詔征南蕭寶夤率諸將討
之大破行衆於淮北秋九月堰自潰決漂其緣淮城戍
居民村落十餘萬口流入於海正光元年行改稱普通

至三年其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衍來奔尋復亡歸衍初忿之改其姓爲背氏旣而復焉封爲臨賀王五年九月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郭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衍遣豫章王綜鎮彭城綜蕭寶卷之遺腹子也初衍平建業因納其母吳氏吳氏先有孕後生綜衍謂爲己子甚寵愛之綜旣長母密告綜綜遂潛圖叛衍旣鎮彭城及大軍往討綜乃拔身來奔餘將退走國軍追躡所獲萬計衍初聞之慟哭氣絕甚爲慙惋猶云其子言其病風所致時人咸笑之三月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

庸太守姜平洛等人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息敬紹率衆大敗之擒斬三千人休儒等遁走四月衍益州刺史蕭潤饒遣將樊文熾等率衆圍小劔戍益州刺史邢虬遣子子達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五月誕等大破文熾俘斬二萬擒其次將蕭世隆等十二人文熾走免是歲衍又改年爲大通二年七月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又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破之三年二月衍將成景雋寇彭城行臺崔孝芬率諸將擊走之建義元年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荊州大都督費穆大破之生擒義宗檻送京師初尔朱榮入洛北海王

顥奔於衍衍以顥爲魏主資顥士馬令其大將陳慶之部率送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陽車駕還討破走之唯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衆皆見俘執閏月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入衍衍遣將蕭玩張鴻等率衆赴援都督元景夏率益梁二州軍討之三年正月斬始欣衍衆敗走又斬蕭玩等首俘獲萬餘人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部將何寶率步騎三千擊衍守將於琅邪擒其雲麾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沈預斬其宣猛將軍齊州刺史劉相如永熙元年夏衍遣其鄴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入據譙城東南道行臺樊子鵠率諸軍攻克

之擒元樹文開等送於京師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將軍紀耕率衆入寇嶧嶧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斬其軍主沈達閔莊等二年正月衍將湛僧珍寇南兗州州軍擊破之行臺元晏又破湛僧珍等於項城虜其闕二刺史

楊暉二月衍司州刺史陳慶之郢州刺史田朴特等寇邊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黃道始寇北濟陰徐州刺史任祥討破之十月衍將梁秉儁寇單父祥又大敗之俘斬萬餘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蕭恭遣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破之於牛飲斬其將張殖王世興是年衍又改號爲中大通三年五月豫州

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鎮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曠
十月行臺侯景攻陷衍楚城獲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
四年九月行青冀二州刺史徐子彥寇圍城南青州刺
史陸景元擊走之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資
送和令申意於齊獻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綏邊遠乃請
許之四年冬行遣其散騎常侍張臯通直常侍劉孝儀
通直常侍崔曉朝貢二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山卿通
直常侍劉研朝貢興和二年春又遣散騎常侍柳豹通
直常侍劉景彥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陸晏子通
直常侍沈景徽朝貢是年衍改號大同三年夏又遣散

騎常侍明少遐通直郎謝藻朝貢四年春又遣散騎常
侍袁狎通直常侍賀文發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
劉孝勝通直常侍謝景朝貢武定元年夏又遣散騎常
侍沈衆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
蕭確通直常侍陸緬朝貢二年秋又遣散騎常侍徐君
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貢四年夏又遣散騎常侍蕭瑳通
直常侍賀德瑒朝貢五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謝蘭通直
常侍鮑至朝貢朝廷亦遣使報之十餘年間南境寧息
北齊行又改號爲中大同其年又改爲太清是歲司徒
侯景反遣使通行請其拯援衍惑景遊說遂絕貢使衍

子綱及朝臣並切諫以爲不可行不從乃遣其兄子豫
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寇逼徐州
與侯景爲聲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齊文襄王遣行臺
慕容紹宗儀同三司高岳潘相樂等率衆討之紹宗檄
行境內曰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
變化之途抱識含靈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
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
無迹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雲一其文軌使
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
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

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
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符上帝接瀚下土怪物
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眄定寶命於踟躕恢之以
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負首識堯舜之心
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
綴莫不繩谷鈞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
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
僞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
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
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

行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
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爲多該惑愚淺大言以驚俗
驅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搖脣鼓舌候當朝之
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
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
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鳩主陵虐孤寡聾
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殘賊驅羸
國之兵迫糊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
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
夷者不絕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淫

虐狡猾羣小縱極貪恣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剝剔黔首
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俾其禍喋喋周餘救
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
躁競盈曾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到
景垂珠銜璧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
延壞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疎曾
不自揆過桐栢之流翻爲已害子亡齊之亂忽爲戎首
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於廢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
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趨足有待良亦多人
二紀於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哀神

祇痛憤寓縣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
慘黷激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以成務爰
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於是叡略紛紜
靈武冠世盪滌逋孽尊主康邦皇上秉歷受圖天臨日
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旣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
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溯川陸光華
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
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
或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
彼夫出自凡賤身名淪沒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習見

愛余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
惡不赦實在羣胡景荷人成拔籍其股肱主人有丹頸
之期所天蹈族滅之釁雖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猶
當慘顏後至義形於色而趣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
下甘爲僕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
末預在一隊之後參跡驅馳庶其來効長鞭利鎩術以
制之旣關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
之衝薄存倚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軍機催
勒蓋唯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褊有積僞悞遂
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

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
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
宛轉跳梁猖蹶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虵
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寶炬定君臣之分
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
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
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
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偽朝
大夫幸災忘義主耄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
圖竊實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

大勢成敗有恒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
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
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
視龍驤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
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分瓦
裂匹馬孤征告困於我國家深敦隣附愍其入懷盡憂
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於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
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
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
奏款屬路並申以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斜界黃河望

通幽夏飛雪千里層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
寒方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疆兵歲舉傾河
及鄯塵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
其移踵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劫脅黑獺北備
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
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恒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
帶之所猛將精兵基峙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亡
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
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
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

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
馳騫之日遂位在二吏邑啓千社揣身量分又當止足
而乃周章去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推揚度其衆
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
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助計在圖襲吞淵明之衆招厭虐
之民舉長淮以爲斷仍鷓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
此蓋螻蛄之禍我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隣賊忍
之心老而彌篤納逋叛之詭譎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
神人重其怨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兒侯之轍今徵發犬
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

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
衆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
蘭池蒲梢之馭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
蹙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
虐網蚩兵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
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佞蕭譽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
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
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鵠起立功立事去
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
兒已上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

銜通僞信納叛亡違卜復諫實興伐役莫不含怒作色
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
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蝘蝓
被甲螭蛆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萑俱摧先事喻懷備
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
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
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冬十二月紹宗高
岳等大破衍衆寒山擒淵明貴孫等俘斬五萬其凍溺
燒之而死不可勝數衍旣慙悔六年復遣使羊珍孫款
關乞和并脩弔書於齊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懷之

許其通而不復其書行於是遣其散騎常侍謝班通直
常侍徐陵詣闕朝貢班等未及還而侯景舉兵襲行密
與行弟子臨賀王正德交通許推爲主景至橫江行令
正德率軍拒景正德因而迎之景濟江立以爲主以趣
建業行好人佞已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彊盛者即便
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以其朝臣左右皆
承其風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行沿道軍戍皆
有啓列而中領軍朱异恐忤行意且謂景不能渡遂不
爲聞景至幽湖方大驚駭乃令其太子綱守中書省軍
事悉以委之又逼居民入城百姓因相剝掠不可禁止

衍令直從監俞景茂赦二冶尚方錢署罪人及建康廷
尉諸囚欲押令入城以充防捍諸徒囚放火燒冶一時
散走衍憂懣無計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諸門攝諸寺
藏錢皆入聚德陽堂以充軍實景既至便圍其城縱火
燒藝掘長圍築土山以攻衍衍亦於城內起山以應之
衍令文武運土人責二十石於是其王侯朝貴皆自負
檐蕭綱亦欲自負僉議以爲太示迫屈乃止衍每募人
出戰素無號令初或暫勝後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
無茶但無醬耳以戲侮之衍太官及軍人無柴乃發取
尚書省武庫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鎮外援雖有至者而

景圍柵深固內外斷絕衍數募人出戰常爲景所執獲
有一小兒請以飛鷄傳致消息綱乃作數千丈繩綴紙
鷄於繩端縛書其背又題鷄口若有得鷄送援軍者賞
銀百兩綱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颺之頻放數鷄景令
走馬射取之竟不能達也衍城內大饑人相食米一斗
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堂前
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燠鼠
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
魚者衍猶大怒勅付廷尉旣而宿昔都盡其不識事宜
如此景又攻未拔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總制

更相妬忌不肯奮擊唯衍子邵陵王綸再於鍾山決戰
戰敗而走景糧旣少遂譎衍求和衍信之乃割江西四
州授景封爲壽陽王遣其朝貢與部下歃血盟訖景詐
引軍還石頭衍乃勅援軍令下諸軍初不受詔後重勅
乃從衍又令援軍以船三百艘給景景猶嫌其少又勅
付二百衍永安侯蕭確直問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略爲
景所憚景乃謂衍曰確與威方頻隔岸見罵云天子自
與汝和我終不置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
者吾當解圍衍復遣使徵確等確等不從衍又爲手書
與諸軍云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確等不得已乃

赴衍景復謂衍曰始有西信至北軍已克壽春鍾離我
今便無委足處求權借廣陵譙州待征復兩城還以此
州相歸衍又許之景外云欲和伺其懈怠衍君臣上下
信景欺詐所有戰具悉皆收去後知非實更狼狽設備
有甚於初城轉危急衍等計窮乃復遣使詣景景又詭
云今時既熱便不能得去正當乞留京師爲朝廷立效
耳而悉力大攻七年三月遂拔之景自至建業縱軍士
前後虜掠倉庫所有皆掃地盡矣景乃從數百騎見衍
歔歔流涕因請香火爲作義兒還以衍爲主令正德通
啓云前爲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

既入輔乞解僭濫以王還邸自景圍建業城中多有腫
病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刳柱爲棺自雲龍神虎門外
橫屍重沓血汁漂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
煙氣張天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萬人及陷存
者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衍尋爲景所
餓殺自衍爲景攻圍歷百餘日衍子荊州刺史湘東王
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守坐看衍之懸危竟
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
主世胄子弟爲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
蓋以數十萬口加以飢饉死亡所在塗地江左遂爲丘

墟矣初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爲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歛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誠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爲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小言爲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歛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梁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鎖械不

爾便卽逃散其王侯貴人奢淫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至乃回相贈遺其風俗頽喪綱維不舉若此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雖僭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災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識者咸知其將滅也景又立衍子綱尋復殺之衍之親屬並見屠害矣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邃古所未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寇方之吳越不乃劣乎

將軍封安樂鄉侯邑一千戶永嘉五年晉以軌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愍帝卽位進拜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後拜侍中太尉涼州牧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未幾軌風病積年二子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天文每州內有賊輿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其言寔代統任愍帝拜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陷長安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于時天下喪亂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涼州獨全寔

自恃衆彊轉爲驕恣平文皇帝四年寔爲左右閭沙等所殺先是謠曰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寔所住室梁間有人象而無頭久之乃滅寔惡之未幾見殺寔弟茂統任

茂字成遜私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誅閭沙等百餘人遣使朝貢茂妻弟賈模兄弟謀害茂茂殺之劉曜上隴茂懼而降曜以爲太師涼王茂卒無子寔子駿統任

駿字公庭自稱使持節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使朝貢煬帝時隴西人辛旻以枹罕降之駿遂有

河南之地至於狄道與石勒分境駿築南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窮珍極巧又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南曰朱陽赤殿西曰正德白殿北曰玄武黑殿服章器物皆依色隨四時居之其旁有直省寺署一依方色其奢僭如此民以勞怨駿議治石田參軍索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磬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石爲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孚爲伊吾都尉有石隕於破胡燠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煙煙首如赤颯駿少而淫佚常夜

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恠有圖秦隴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克者簿賣田宅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武十一郡爲涼州以長子重華爲刺史金興晉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爲河州以其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諸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之官官號皆擬天朝而微辨其名舞六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者軌保涼州陰澹之力駿以陰

氏門宗彊盛忌之乃逼澹弟鑒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
駿既病見鑒爲崇遂死時建國九年也子重華統任
重華字太林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公護羌校尉涼
州牧平西公假涼王石虎遣麻秋率衆渡河城於長最
涼州震動司馬張耽薦主簿謝艾於重華重華任之艾
擊斬秋將綦母安等俘斬萬五千人重華遣使朝貢自
署丞相涼王領秦雍涼三州牧重華死子曜靈統任
曜靈年十歲自稱大司馬涼州牧以重華兄祚爲撫軍
將軍輔政祚先蒸重華母馬氏密說馬氏以曜靈幼弱
須立長君馬從之遂廢曜靈而立祚曜靈尋爲祚所殺

祚字太伯旣統任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涼公專爲姦虐
駿及重華子女未嫁者皆姪之涼州人士咸賦牆茨初
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都尉常據
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
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
公之事輔翼世子而祚終殺曜靈焉自署涼王立宗廟
置百官號和平元年遣使朝貢又追加軌以下王號濫
殺謝艾於酒泉郎中丁琪諫祚僭竊祚斬琪於闕下廢
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
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有光狀

如車蓋聲如雷震動城邑仲夏降霜有神降自稱玄冥
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其福利祚信焉衆知祚
必敗而祚暴虐彌甚明年祚河州刺史張瓘起兵討祚
驍騎將軍宋混率衆應瓘混進攻姑臧祚遣侍中索孚
伐瓘有王鸞者云師出必敗并陳祚三不道祚以妖言
惑衆斬之鸞臨刑曰我死之後軍敗於外王死於內祚
族之宋混至姑臧領軍趙長等開宮門應之入殿稱萬
歲祚以長等破混也出勞之長以槊刺祚中額祚奔入
爲厨士徐黑所殺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瓘等立重
華少子玄靖統任

玄靖字元安自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以瓘爲
尚書令涼州牧秉政宋混爲尚書僕射瓘性猜惡賞罰
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
三日能食肉不須人教由是莫有言者瓘與玄靖參乘
出城城北大橋三梁俱折瓘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樹私
惠而都街殺人朝朝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
冢上忽有池水城東大澤地忽火然廣數里乃殺宿嫌
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瓘謀誅諸宋廢玄靖自立先是
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故瓘欲馱之於
是宋混率衆誅瓘瓘先殺妻子三十口乃自殺玄靖以

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混病死弟玄安代輔政以旱
祈帶石山玄安欲登之第名犯世宗諱曰世人云登此
山者破家身亡玄安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
御史房屋柱自燃燹折或曰柱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
字含木木燹宋破而主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
五匹一夜中髡尾禿人曰尾之爲字也尸下毛毛去尸
絕滅之徵玄安曰吉凶在天知可如何未幾玄安司馬
張邕起兵殺玄安盡誅宋氏先是謠曰滅宋者田土子
邕一名野邕刑殺過差內外復思爲亂駿少子天錫因
民心起兵殺邕以冠軍大將軍輔政玄靖庶母郭氏以
立

天錫擅權與張氏踈宗謀誅之事發天錫殺玄靖而自
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
羌校尉涼州牧涼王有火然於泥中天錫驕恣姪昏不
恤民務元日與嬖人褻飲既闕二羣臣朝賀又不省其
母從事中郎張慮輿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昭成
末苻堅遣將苟萇伐涼州破之天錫降於萇初駿時謠
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殺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
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
並伐涼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天錫至長安堅拜爲尚

書堅敗於壽春天錫奔建康

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五代祖祐隣并兼諸部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於苻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代統任苻堅之伐司馬昌明以國仁爲前將軍領騎先鋒及堅之敗國仁叔步頽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迎而推之招集部落衆十餘萬太祖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州河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

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南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抱罕遂降姚興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年號更始遣使請援太宗許之後乾歸田於五穀泉集其手尋爲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磐殺公府代

位

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傉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洪後遣其尚書郎莫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等貢黃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世祖許之及世祖平統萬熾磐乃遣其叔平

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度質於京師又使其
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
方物熾磐死子暮末統任

暮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爲永洪其尚書隴西
辛進曾隨熾磐遊於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暮末
母面至是殺進五族二十七人暮末弟殊羅
蒸熾磐左夫人秃髮氏暮末知而禁之殊羅
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秃髮氏盜門鑰於
內鑰誤門者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欲鞭
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
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
又殺之政刑酷濫

內外崩離部民多叛人思亂矣後爲赫連定
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世祖世祖許以安
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
率尸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
南安世祖遣使迎之暮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
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
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
麌四年暮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於上
邽

鮮卑秃髮烏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遷于河
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
北接大漠匹孤死子壽闐統任初母孕壽闐
因寢產於被中乃名秃髮其俗

爲被覆之義五世祖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高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咸寧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後爲部民沒骨所殺從弟務丸統任務丸曾孫思復捷部衆稍盛卽烏孤父也思復捷死烏孤統任皇始初呂光拜烏孤益州牧左賢王烏孤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年號太初天興初烏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置車騎將軍已下分立郡縣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爲呂光父子所喜旣而遂死

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統任徙治西平改年建和使朝貢遣弟車騎將軍倭檀拒呂纂纂士馬精銳軍人大懼倭檀下馬據胡牀以安衆情乃貫甲交戰破纂軍二千餘級利鹿孤私署百官自丞相以下利鹿孤死倭檀統任私署涼王還居樂都年號洪昌遣使朝貢天賜中倭檀詐降姚興興以倭檀爲涼州刺史遂據姑臧與沮渠蒙遜戰於均石爲蒙遜所敗倭檀又爲赫連屈丐所破於陽武以數千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懼東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內民於姑臧姚興乘釁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倭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倭檀因分擊大破之弼乃退還倭檀又自署涼王署百官改號嘉平

永興中盡衆伐沮渠蒙遜爲蒙遜所敗於窮泉單馬歸
姑臧懼蒙遜所滅乃遷于樂都蒙遜以兵圍之築室反
耕爲持久之計僂檀以子保周爲質於蒙遜蒙遜乃還
神瑞初僂檀率騎擊乙弗虜大有擒獲而乞伏熾磐乘
虛襲樂都克之執僂檀子虎臺以下僂檀聞之曰若歸
熾磐便爲奴僕豈忍見妻子在他懷中也引衆而西衆
皆離散僂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
亦鄙哉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旣乃歎曰吾老
矣寧見妻子而死遂降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用爲
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鳩殺之僂檀少子賀後來

奔自有傳

李暘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之
後曾祖柔晉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太張祚武衛
將軍父昶早卒暘遺腹子也皇始中呂光建康太守段
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爲沙州刺史暘爲效
穀令敏死敦煌護軍郭謙等推暘爲寧朔將軍敦煌太
守業私稱涼王暘詐臣於業業以暘爲鎮西將軍天興
中暘私署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
年號庚子居敦煌遣使朝貢天賜中改年建初遷於酒
泉歲脩職貢暘死子歆統任

歆字士業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
號年嘉興元年大破沮渠蒙遜於解支澗獲七千餘級
遣使朝貢歆聞蒙遜南伐乞伏乃起兵攻張掖其母尹
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蒙遜驍武汝非其敵
吾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
似欲歸之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遺令深慎兵戰保
境寧民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汝必行也非唯
師敗國亦亡矣歆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
澗蒙遜自浩疊拒歆戰于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
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敕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
面目見吾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殺蒙遜
遂克酒泉歆之未敗有一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歆恭德
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
烏所殺敦煌父老令狐熾夢一白頭公恰衣而謂曰南
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
椎至是而亡

○胡沮渠蒙遜本出臨松盧水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

官爲氏蒙遜滑稽有權變頗曉天文爲諸胡所歸呂光殺其伯父西平太守羅仇蒙遜聚衆萬餘屯於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踈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

張掖公號年永安居張掖永興中蒙遜克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頻遣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擒懷祖斬之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有校書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妍妍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太常中蒙遜克李歆尋滅燉煌後改年承玄神麈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叡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於三代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擁車書未同上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面羣生幸甚率土

齊欣臣誠弱才效無可錄幸遇重光思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觀盛化冀終餘年馮倚皇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爲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祇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餘開泰唯始誘勸旣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寶融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庶微誠上宣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脩滯懷不暢許身於國款誠莫表致惑羣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引重沓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侔於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況在秦隴荼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遜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冊曰昔我皇祖胄自黃軒總御羣才攝服戎夏疊曜重光不

首但世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脩滯懷不暢許身於國款誠莫表致惑羣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引重沓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侔於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況在秦隴荼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遜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冊曰昔我皇祖胄自黃軒總御羣才攝服戎夏疊曜重光不

魏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九十九
殞其舊逮于太祖應期協運大業唯新奄有區宇受命
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
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
於漠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屢駕
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翦兇渠震服疆獷四方漸泰
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略深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
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
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衆星拱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
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勳
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

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始因於世爵古先帝王褒賢賞
德慕不胥土分民建爲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
海襄王錫晉文大啓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
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直
以白茅用建冢社爲魏室藩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
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謨幃
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
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略懷柔荒隅北盡于窮髮南極
於庸岷西被于岷嶺東至于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
室又命王建國署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

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祇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崔浩之辭也蒙遜又改稱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遣使監護喪事諡曰武宣王蒙遜性姪忌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禮

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世祖又遣李順拜牧犍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

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授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其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乃遣封壇朝於京師太延五年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以牧犍雖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悖於

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爲書讓之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
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
二也旣荷王爵又授僞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
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
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
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軍提挈爲姦罪
七也承勅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
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旣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
慾情蒸姪其嫂罪十也旣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
公行醜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候守關要有

如寇讎罪十二也爲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
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
旣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
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官軍濟河牧
捷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
蠕蠕又遣弟董來率兵萬餘人拒官軍於城南戰退車
駕至姑臧遣使喻牧捷令出牧捷聞蠕蠕內侵於善無
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捷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
其情世祖乃引諸軍進攻牧捷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
降城拔牧捷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

民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延中有一父老投書於敦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之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如其言牧犍姪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克猶以妹壻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改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

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小民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姪佚曾無愧顏始蜀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

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牧犍與主訣良乂乃自裁葬以王禮諡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

蒙遜子秉字季義世祖以其父故拜東雍州刺史險詖多端真君中遂與河東蜀薛安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而殺之

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安西將軍張掖王祖爲廣武公萬年後爲冀定二州刺史復坐謀逆與祖俱死初牧犍之敗也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絜輕之出城與語爲無諱所執絜所部相率固守無諱仍圍之糧盡爲無諱所陷無諱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遂還世祖下詔喻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弟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絜及統帥兵士于健軍二年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策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逆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

酒泉克之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
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不能克
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
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
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
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
住鄯善從焉者東北趨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
無諱將衛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
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後爲蠕蠕國所并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驕晚尊極至
是張寔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鴟張潛懷不遜其
不知量固爲甚矣蛇虺相噬終爲擒滅宜哉

魏書卷九十九終

魏書卷一百 列傳 第八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高句麗 百濟 勿吉 失韋 豆莫婁

地豆于 庫莫奚 契丹 烏洛侯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郊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眾鳥以

毛茹之夫餘王割割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

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迹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初朱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主卽與母亡而歸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立閭達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來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宮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爲

位宮高句麗呼相似爲位位宮亦有勇力便弓馬魏正始中入寇遼西安平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其玄孫乙弗利利子釗烈帝時與慕容氏相攻擊建國四年慕容元真率衆伐之入自南陝戰於木底大破釗軍乘勝長驅遂入丸都釗單馬奔竄元真掘釗父墓載其屍并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自後釗遣使來朝阻隔寇讎不能自達釗後爲百濟所殺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

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墾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媯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馬云本

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文通率衆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文通璉上書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世祖乃止而文通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顯祖六宮未備勅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感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詐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者聽更

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顯祖崩乃止至高祖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詣蕭道成使餘奴等高祖詔責璉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高祖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

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惟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爲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瓶罄罍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揣披害羣輯

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劔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安死子延立出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天平中詔加延侍中驃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末其貢使無歲不至

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其國北去高句麗千餘里處小
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有五穀其衣服
飲食與高句麗同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使上表曰
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
闕馳情罔極涼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
係仰之情謹遣私署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
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投舫波阻搜徑
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祇垂感皇靈
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旦聞夕沒永無餘恨又云
臣與高句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創經

廢隣好親率士衆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應機馳
擊矢石暫交梟斬釗首自爾已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
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
財殫力竭轉自孱蹙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
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埽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廐
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彊
族戮殺無已罪盈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亡之期假手之
秋也且馮族士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丘之心
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志效畢力當率所統承
風響應且高麗不義逆詐非一外慕隗囂藩卑之辭內

懷兇禍豕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唇齒
謀陵王略昔唐堯至聖致罰丹水孟常稱仁不捨塗詈
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庚辰年後
臣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
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
沈于海雖未委當深懷憤恚昔宋戮申舟楚莊徒跣鵠
撮放鳩信陵不食克敵建名美隆無已夫以區區偏鄙
猶慕萬代之信況陛下合氣天地勢傾山海豈令小豎
跨塞天達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驗顯祖以其僻遠冒
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

聞之無恙甚喜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
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
御羣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
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
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
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
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
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
曰知高麗阻疆侵軼卿土修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
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

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詣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啓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於義爲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於前典楛貢曠於歲時卿備陳疆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貺乖衷洪規大略具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字內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

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身由高麗卽叙未及卜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啓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輿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安等至高句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

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疆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濶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稌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脂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膾犬皮裘初婚之夜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

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藥傳箭鏃射禽獸中者便死煮藥毒氣亦能殺人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皇有虎豹羆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搜汗行逕山者皆以物盛去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泝難河西上至太涂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請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

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
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獻明年復入貢其
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
伏國匹黎尔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
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
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
人朝獻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等朝貢自此迄于正
光貢使相尋尔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興和二年六月
遣使石义云等貢方物至於武定不絕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

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暖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
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
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
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下
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唯食
猪魚養牛馬俗又無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
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
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
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
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屍則

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

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舊北扶餘也在失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其人士著有宮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彊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類高麗而幅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媯尤惡妬婦妬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本穢貊之地也

地亘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高祖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真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民不絜淨而善射獵好爲寇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略故徃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

矣既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庫
莫奚亦皆滋盛乃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
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
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于鈔掠詔書切責
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
復款附每求入塞與交易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
前與安營二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
年叛逆以來遂遠爾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
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聽而不虞或有
萬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節交市之日州

遣上佐監之自是已後歲常朝獻至於武定未不絕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
中國軍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
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爲寇盜真君以來求
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
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
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
陵部日連部匹黎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
皮入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
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

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徒雜畜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矜之聽其人關市糴及世宗肅宗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氊爲上服人給青氊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民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

盜奸獵射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在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世祖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爲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百終

